

## 人生秋色

◎葛鑫

“秋天，天那么高，那么蓝。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。蓝天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。稻子熟了，黄澄澄的，像铺了一地的金子……”童年的秋天是彩色的，是在琅琅读书声中飘散的七色云，那南飞的大雁、池塘边的梧桐树、树叶上的小蚂蚁……都是云端的一道道风景。

岁月无声地滑过，秋色被一点点渲染、一点点描摹，时而近、时而远，时而流动、时而静止，时而彩霞满天、时而落木萧萧……一路走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，秋色终在变幻中飘逝着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，直到自己也成为一抹秋色。

人到中老年，便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秋天。走在秋天的我开始喜欢旅行，喜欢坐在火车上一站站行走。人生如列车，在列车行进过过程中的任何时刻，都可以从窗口看到一个与过去所见不同的风景，收获一份惊喜——惊喜于田野的一马平川，风驰电掣般奔向地平线；惊喜于突兀而起的一座山峰，与蓝天交接构筑你行程的路标；惊喜于那滔滔江水，在脚下澎湃出与车轮的合奏；惊喜于诸多一闪即逝的面孔，交错出或友好或淡漠的信息，传递着生命的繁华。我习惯一个人默默地端坐于窗口，凝神静视外面变幻的世界。仿佛在凝视的瞬间就能感觉出行色匆匆、逝者如斯，也仿佛能体会到生命的驿动。

再回首听老歌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，谁安慰哭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……”才发现我们年少无知的岁月早已淡成了风中的落叶。剩下的事大家都差不多了，恋爱婚姻。不是人人都幸福，但人人都有梦，恋爱时未必人人都能洞若观火、智如先知，选择了婚姻便选择了一种活法、一种责任。至于幸福，便是脚与鞋的关系甘苦自知了。到了为人父母知养育之恩时，自己的父母却垂垂老矣，有的甚至遽然逝去，让初悟世情的儿女捶胸顿足，而舐犊之情债，便成了人类两代人之间永远无法清算的一笔重债。

如此一路走下去，感觉生活是一条轨道，我们执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，一路为我们层层展开的景致接踵入目，未及在大脑的底片上定格便融于逝水。不必遗憾于双眼难以摄录一切美景，因为极目而望又是一方胜地。每个人都是一本光阴写成的故事，当事人认为所谓惊天动地、如怨如诉、如诗如画的经历，在他人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命运的车辙简朴地用黑体字印着：存在。轻轻一抬腿，同龄的朋友都从多梦时节的少女变成了愁肠百结的妇人，日日阴多晴少满目疮痍。

倦意阑珊时，心中终难舍那正在变化的秋色，因为你不能预知下一个时刻将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，望着窗外，不要错过任何一道风景，这样终点到达时心的行囊便不会空空。

走在人生的秋季，任何一个时刻都是线上的一个点，不仅有枯黄，还有炫目的灿烂、有诗意和远方。



祖孙同行

◎陈顺源

## 听父亲说书

◎刘小兵

父亲退休前曾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，教了一辈子的书，也读了一辈子的书，满脑子的历史故事。退休后，他常爱与一群街坊邻居、老哥老姐们谈古论今，说起一些历史人物和大事件来，往往眉飞色舞，很受大家欢迎。父亲嘴皮子利索，加之历史知识丰富，一帮老哥老姐听了他的“说史”后，都赞不绝口。

有一天吃过晚饭，我正在书屋里手敲键盘写一个稿子。冷不丁听到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小区这帮老哥老姐让我开个说书的摊子，专门讲些历史故事。”“你是咋想的？”母亲淡淡地问了一句。“我想试试。说得好，以后我就收点茶水钱，说得不好，就拉倒……”听说父亲要说书，我从里间走了出来，左一个意见、右一个建议，说得父亲频频点头：“我记住了，正式上岗前，我会在家练一个星期的岗，你和你妈就是我的观众，欢迎多提宝贵意见。”说得一家人都笑了起来。

原以为那天父亲不过喝高了，开玩笑而已。不想，父亲竟真当成了一回事，认真做起了准备。他摊开书架上那本《三国演义》，翻到了

桃园三结义那章，认真地品读钻研起来。父亲最喜欢这章，打小他就教育我们哥仨做人要重情义、懂感恩，这老掉牙的故事父亲今又翻出来，他能说得出彩吗？我暗暗为他捏了把汗。

看完了纸质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父亲不知从哪又找来一本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影像带，一个人关着门，在家里一遍遍地放着，一次次地揣摩着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也没见父亲给我和母亲汇报演出，依然是关着门，一个人偷偷练。见父亲越来越神秘，母亲有些坐不住了：“你爸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不会中了魔吧，弄得怪怪的。”经母亲这一提醒，我也颇有些担心起来，于是借口找资料，邀上母亲去父亲房里打探“军情”。

资料自然是没找到，我和母亲倒把担忧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父亲的身上。父亲警觉地笑了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来意，怕我憋出病来不是？放心吧，晚上我给你们露一手，你们就知道马五爷有几只眼了！”

晚上，匆匆吃过饭，母亲早早洗

了碗，父亲就正襟危坐地出场了。他吐字清晰，声音洪亮，语调时而高亢、时而低缓，有如山间溪流在耳旁激荡，余音袅袅；又好似习习微风轻掠发间，波澜不惊。再瞧他神情，目光炯炯，表神丰富，一会儿拧眉，替书中的历史人物捏汗，一会儿展笑，为峰回路转的历史事件开心。说至精彩处，父亲突地把大扇往桌上一拍：“各位看官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母亲乐了：“老头子，这刘、关、张结拜后，又咋的了，接着往下说……”惹得我和父亲都开心地笑了。

父亲的汇报演出大获成功，这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。不久，父亲就在小区外租了个小店，取名“老刘书店”，白天租书卖书，晚上就支一张书桌说书。渐渐地“老刘书店”就有了名气，每晚附近小区的老哥老姐们都约而同赶来听父亲说书。母亲就在一旁烧茶递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上个星期，我打电话邀父亲母亲双休日来我家吃顿饭。不想，父亲却笑哈哈地说：“改天吧，小区马主任约了我，还说要管我的酒和饭，让我到他家去，给他卧床多年的老爷子说书……”

## 母亲的手杖

◎刘晓东

母亲越发离不开手杖了，不仅因为年事已高，更主要的是双腿都做了膝关节手术。虽然术后恢复不错，但总归不如前些年那样灵活。

母亲的腿疼从年轻时就开始了。那时的她风里来雨里去，地里庄稼活儿得干，家里的老人孩子得照顾，根本没注意过自己的身体。开始只轻微疼痛，母亲说忍忍就能过去，再后来是吃药打止痛针。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，不但坐下就站不起来，且只要一走路就钻心般疼。特别遇到阴雨天，疼得她直用手去砸腿。没办法，她不得不找来一根手杖，天天拄着行走。我们姐弟几个带她去过多家医院检查，结论都是一样的：半月板磨损严重，关节间隙明显狭窄。医生们建议做膝关节手术，鉴于母亲已80多岁，恢复要慢一些。再三强调术后必须坚持锻炼，这个过程非常痛苦，母亲能

坚持下来吗？

我们姐弟商讨了几次，最后还是决定征求母亲意见。母亲非常干脆地说：“做！手术再疼还能比过现在？”去年5月，我和二姐陪母亲住进医院，进行了右腿膝关节手术。术后第二天，母亲就得下床进行锻炼。虽早有心理准备，奈何刀口实在是疼。母亲的腿颤抖着，就是不敢把脚放在地面上。豆大的汗珠从发黄的脸颊上流下来，连衣服都湿透了。母亲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，我清晰地听到她的喘气声，就像小时候做饭用的风箱，一阵快过一阵。她的手绕过我的头，紧紧扣住我的锁骨。我忍着疼鼓励母亲，让她大胆往前走，说：“不怕，有我呢！”如同几十年前的时光重现，只不过那时是母亲鼓励我学走路，而现在我是她的手杖。

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，母亲更

换了好几根手杖。母亲虽经常和远方亲友们在电话里说拄着手杖就能走路了，可她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艰辛努力。她天天在父亲的监督下走路锻炼，累极疼极就要发脾气，将手杖敲得“咚咚”直响。往往发完脾气，她还会主动拄起手杖，自己在屋子里慢慢走起来。

如今，母亲的左腿膝关节手术也已做完，且恢复良好。她天天拄着手杖在小区花园里遛弯儿，累了就把手杖交给守在一边的父亲，坐在凳子上和小区的叔叔阿姨们聊天。叔叔阿姨们都很佩服母亲的勇气，说80多岁的人还敢做这么大的手术。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孩子和这根手杖一样，都是我以后离不开的。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，我不得不冒这个险。”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手杖，站起来说：“再说，好日子还在后面，让我拄着它陪他们更长久一点。”